再见了，皂角树

□周作秀

老家院子对面山坡上有两棵树，一棵是皂角树，另一棵也是皂角树，它们相距三四十米，呈东西排列，无论是树形还是结的果子都不相同。东边的这棵树树枝向上伸展，显得高大威武，结的果子呈长条形像宝剑；西边的这棵树树枝向四周延伸，稍显低矮，结的果子像牛角梳，短小圆润。

小的时候，每年挖完红苕，皂角成熟了，队里就集体采收，外形好看的拿到街上售卖作为集体收入。留下一些有残损的便分给社员们，大家拿来洗衣、洗头都很不错。我的母亲就拿这些皂角熬成膏，后来全家人很长一段时间头发乌黑靓丽，都是它的功劳。

我们都不知道它们的年纪有多大，童年的时候它就已然高大伸展，前些年区林业局会同相关部门通过走访调查和科学测评，把它们评定为二级保护的百年老树。

这两棵树，在土改的时候，东边这棵是我们祖上的，西边那棵是邻居家的。后来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，但我们一直都称东边那棵是“我们皂角树”，又因为我的爷爷葬在这棵树下，对这棵树我们更是多了一份敬畏之情。

今年7月29日下午，家族微信群，老家的侄女发视频告诉我们，5时许，一阵狂风袭来将“我们皂角树”连根拔起。

村里把这个消息上报了镇政府，镇政府又上报区林业局，而之后好多天，皂角树躺在半坡上，等待着人们最后给它的安排。

而我们心里有一丝不安甚至难过，在这棵皂角树下，如今有着我家三代人的坟茔，我的爷爷、父亲、兄弟都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或许村里人都觉得皂角树下是一块风水宝地，近几十年来，但凡家有老人去世，都会择优选择在树下周边下葬。

当区林业局的技术人员实地检查后，发现皂角树根部有被白蚁吞噬的痕迹，做出了修复价值不大的结论，便建议村里自行处理。

于是围绕着如此高大的皂角树，村民们都提议用大型机械移动它，村里说这费力又费钱，账上可没有这笔开支，先后有三起做木工活儿的人来谈过，想把皂角树肢解后搬运出去，终因价格出得太低未果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皂角树疲惫的像一个垂暮老人般还躺在那里沉默不语，纵然还有一些根系紧抓在土壤里，却因断裂再也无法给它输送充足的水分和养料，叶开始枯萎，斑驳的枝干诉说着自己的沧桑和故事。

最终，村里决定由社员们自行处理。于是，张家锯一截，李家搬一枝，皂角树变成了家家户户厨房里品质一流、可以用数十年的菜墩。

就这样，那座令我们家族敬畏的山坡上，从此只留下一棵孤独的皂角树，那棵“我们皂角树”从此离开了我们的视野。

那日特意驱车回到老家，在“我们皂角树”曾经挺拔过的地方站了许久，仿佛又看到它依旧枝丫漫展，朝天舒扬，树下，母亲依旧勤劳耕种，父亲依旧弯腰修耙，兄与弟正把酒划拳……我别过头，望着蔚蓝的天空，流下一行泪，轻轻地笑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璧山丁家中学）

爬山

□陈红

我酷爱爬山，很小的时候就喜欢。因为大山里藏着好多好多的秘密，它带给了我童年时全部的欢乐。

我是奶奶带大的，从小跟着奶奶在山野里生活。春花烂漫时，我喜欢在花丛中追蝴蝶、摘野花。春雨淅淅沥沥下过之后，满山的野菌、野笋，破土而出，奶奶就带着我上山去采、去挖。回家后，奶奶炖的野菇鸡汤和鲜笋炒腊肉的味道，至今仍留在我的味蕾；夏天，在山野里草地和小伙伴嬉笑打闹，一起捉蚂蚱、摘野果、追野兔。累了就躺在草丛听蝉鸣鸟叫或盯着蓝天看云舒云卷；等到了秋天，萧瑟的秋风吹落树上的枯叶，窸窸窣窣飘落地上，每当我踩碎一片片枯叶时，都像是秋天里绽放出来的美妙音乐；当冬天来临，松针裹着白霜，在寒风里轻颤，冬日山的美，就变成了冷冽里藏着的柔美，寂静中藏着的生机。

上大学时，我最喜爱的运动就是和同学周末相约爬山，并且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爬山社团，经选举还当上了队长。只要一有时间，我便组织同学们往山里跑。

重庆，亦称山城，有金佛山、仙女山、四面山、缙云山、歌乐山、南山等等。但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江津四面山。在一个雨雾蒙蒙的清晨，我和队友登上了四面山。四面山有一处爱情天梯名气很大，据传情侣如果共同登完爱情天梯，便能白头偕老。我心想：“我一个单身女孩去爬什么爱情天梯？算了算了。”但是禁不住队友的劝说，只得“被迫”开始了这一次漫不经心地爬山。

小雨仍在飘飘洒洒地下，随着海拔的上升云雾愈发浓重，几乎看不到被笼罩在雾气下的植被，爬到半山腰的一个拐角处，很奇妙如传言所说的事发生了。我邂逅了我的那个“他”。他身材清瘦，五官精致，性格温和，与我兴趣相投，完全是我理想的伴侣。很快，我们便陷入热恋，并相约在每一个周末都去爬山。那些时日，仿佛一切险峻的山峰都变得开阔平坦。临近毕业，又是一个周末，我向他发出了故地重游、再去一次爱情天梯的邀请。没想到，这一次他以学生会工作忙为由拒绝了我，此后多次都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和理由拒绝了我的邀请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？心里很矛盾很迷惑很痛苦。直到又一个清晨，爬山队的队友相约又去爬山，在即将爬到山顶的一汪山泉处，我意外地看见一对熟悉的身影！他们相依相偎，缠绵悱恻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他说的有事，原来是这“事”！我没有吭声，背过身用捧起泉水假装洗脸，待他们走过才敢回过身。我凝视被山风吹得慢慢散去的残云，不知不觉，眼角湿润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便再不爬山了。

当年寒假我回到老家，回到了承载着我童年记忆的那一片片山林。这里的一切，似乎从来都未变过样，远处山峰耸立，层峦叠嶂，松柏含翠；近处小桥流水，鸟啼蜂舞。山间小路两边的地上、坡上、山上，肆无忌惮地绽放着一朵朵、一枝枝、一簇簇野菊花，她们友好地在向我微笑，亲切地给我打招呼！天空澄澈明净，空气香甜如蜜，脚步似乘了香车龙辇，心里先是泛起圈圈涟漪，后来则是波涛翻滚激荡！原来，我是如此热爱这里的山林原野，如此热爱让山不停长高、长壮、长大的这片土地。我为何要因为这点小的挫折而放弃心中所爱呢？是故乡的山林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，我又重新开始爬山！

我想：爬山，绝对不是为了满足征服欲，更不是为了所谓理想的超越或者升华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两座山，一座在视野之外，是考验人的意志和毅力的；另一座则装在心里，需要我们去勾勒、去规划、去着色、去丰富、去守护！斯如此，绿意常在，生机勃发，人生的每一天才会春意盎然！

（作者系文学爱好者）

一支铅笔搭起的“桥”

□李黄英

周五上午，阳光透过窗户，懒洋洋地铺在课桌上。教完生字，我布置了书写练习，孩子们都埋头写起来。小俊却坐着一动不动。我很纳闷，他平时做作业很积极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我连忙走过去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不写作业？”他低下头，声音如虫鸣：“没有铅笔。”“才发的新铅笔呢？”我不禁责怪他的粗心。“不见了。”他的头埋得更低了。见此情形，我转身走向教室后方的铁皮柜，希望能从中找到备用的铅笔。我翻找了一阵，却一无所获。

这时，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“给……你。”我惊讶地回头，发现竟然是小勇。那个坐在角落，头发油腻腻、智力有问题的男孩。

此刻，他正伸长手臂举着一支铅笔。那支金色的铅笔，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。他和小俊之间，隔着两张课桌，像隔着一条小小的河。那支铅笔，就是他努力搭起的一座“桥”。我快步走过去，从他手里接过铅笔，递给了小俊。趁此机会，我表扬了小勇，他害羞地低下头，脸颊泛起一层红晕。

之后，我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停留在他身上。他在书桌里摸索一番后，掏出一截短得可怜的铅笔头。看样子已经被削了无数次，斑驳的漆皮下已经露出灰白的木头。他握着那截铅笔头，眼睛专注地盯着作业本，一笔一画，写着那永恒的“1”。这一次，我没纠正他。

我的视线，落在他身旁胀鼓鼓的塑料袋：“小勇，装的什么？”他用拇指和食指扯着身上的衣服：“我的……衣服！”说完，他献宝似的拉开口袋，一股汗臭味扑鼻而来。我才知道，急着回家的他，等不及下午父亲来学校收拾，自己提前装好了衣物。“小勇会自己收衣服了，太棒啦！”我的鼓励和同学们的掌声，让他的脸上再添了一层红晕。

小勇的母亲智力也有问题，全家靠着他60多岁的父亲种地收入和救济金生活。父亲老来得子，把他当成宝，什么事都舍不得让他做。他的卫生习惯很差，脾气也很倔，刚来学校时不洗脸，不刷牙，更不愿意洗澡、换衣服，浑身散发着一股臭味，同学们都不愿意和他玩。多数时间他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。

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，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好的铅笔让给了同学。这件事，让我决定重新认识他。我透过他涂得乱七八糟的作业本，看到他专注的眼神……

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，最需要的，或许不是渊博的知识，也不是高超的教学技巧，而是一颗柔软的心，能看见这些残疾孩子被“不一样”遮盖住的闪光点，并努力让那些如露珠般晶莹的光，照亮他们的人生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能懂的诗

罗汉寺的下午茶（外一首）

□李洪

剪半缕秋风，和几声落叶异响
冲进平静的茶水里
呷一口，也是五味杂陈

我坐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
左手轻抚淡淡桂香
吐出细嚼过的茶叶渣时
诵经声已经翻过第五根横梁

喝掉剩下半杯清茶
我将归于尘世
不带走半粒菩提

磁器口

没有邂逅反戴遮阳帽的少年
只有一根漆木拐杖，斜靠在
深黑色牌坊上

出没于黄昏的旧茶壶，仍在沿街寻找
被三角枫叶子遮住的雕花窗
丢失老花镜的嬷嬷，在橘黄猫逃走后
成为空白处的另一块印记

石头在打盹。江水逼近时
古寺钟声再次响起，穿透
迟暮的耳朵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缙云日出

□李北兰

五更风把向阳的眼睛
抬举到榜首的狮子峰
以等待一个石破天惊的时刻

比健身梯还陡直的呼唤声中
一轮读懂乡音的红日
从亦真亦幻的缙云里“砰”然跳出

被率性碰响的香炉塔
摇摇晃晃撒出一坝翻滚的云瀑
顺着绝壁飞流直下相思崖

霞光里储存的《巴山夜雨》
随云瀑流进榜尾的嘉陵江
将小三峡蜿蜒成一幅乡情的诗画

（作者系文学爱好者）